



时代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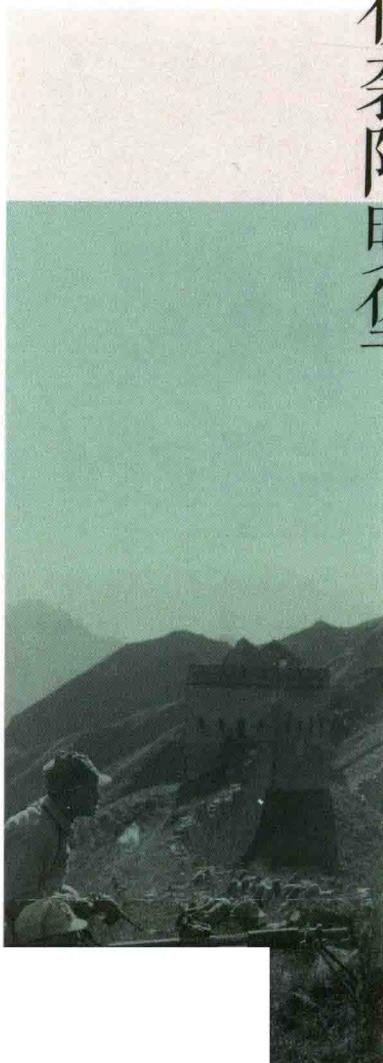
中国人格读库

主编 高占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张华 / 著

夜袭阳明堡



北京时代华文图书有限公司

【中国人格读库】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夜袭阳明堡

高占祥 主编

张华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袭阳明堡 / 张华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2016.1

(中国人格读库 / 高占祥主编)

ISBN 978-7-5699-0539-7

I . ①夜… II . ①张… III .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8047 号

中国人格读库

夜 袭 阳 明 堡

主 编 | 高占祥

著 者 | 张 华

出 版 人 | 杨红卫

责 任 编 辑 | 孟繁强

装 帧 设 计 | 程 慧

责 任 印 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38-6119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 × 1096mm 1/16

印 张 | 9

字 数 | 8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539-7

定 价 | 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言	001
一、国殇	003
二、出征	033
三、夜袭	054
四、捷报	087
五、插曲	100
后记	11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	112

引言

所谓民族精神，总是在国之将亡的时候迸发出最耀眼的光辉。自晚清以来，积贫积弱的泱泱大国不复往日威严，列强环伺，虎视眈眈，常常有被瓜分的可能，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就像一个病人，沉疴必要下猛药，方有一线生机。抗战的爆发，使得原本涣散的人心重新凝聚在一起，而华夏民族的真精神，也在此时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展现。人们不会忘记，在风雨如晦的八年中，无数炎黄子孙抛头颅、洒热血，捍卫每一寸土地；历史永远铭刻，波澜壮阔的抗争之路，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历史的长卷上，这八年时光并不算长，但绝对是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又凝聚着数不胜数的动人诗篇。大到一场战役，小到一名战士，无不真实而准确地体现了华夏民族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爱国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慷慨赴国难”，走上战场，视死如归，抵御外侮。

忻口，一个山西小镇，偶然闯入历史，成就了一段传奇。忻口一战，敌我双方死伤惨重，但于中国而言，此役重拾起信心，振奋了士气民心；于敌而言，这一仗是一个教训，日寇重新认识了中国军队。是役，中国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游击战场对敌开战，协调一致，配合默契，成绩斐然，造就了许多经典战例。

阳明堡，山西代县一个小镇，位于滹沱河畔。在忻口战役中，它并非要塞，也没有开展太大的战役，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然而，随着一场夜袭的成功，阳明堡得以名垂青史。奇袭阳明堡一役，不但捣毁了敌机，扰乱了敌人作战步骤，甚至于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提振了国人的信心。

虽然关于这场夜袭的史料并不是很充足，尽管在整个忻口战役进程中，它只是一个插曲，但是夜袭阳明堡反映出的中国人果敢、坚毅，以及不因循的人格品质却相当明显。让我们翻检故纸，拨开迷雾，透过硝烟，重温那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在那片纷飞的战火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何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国殇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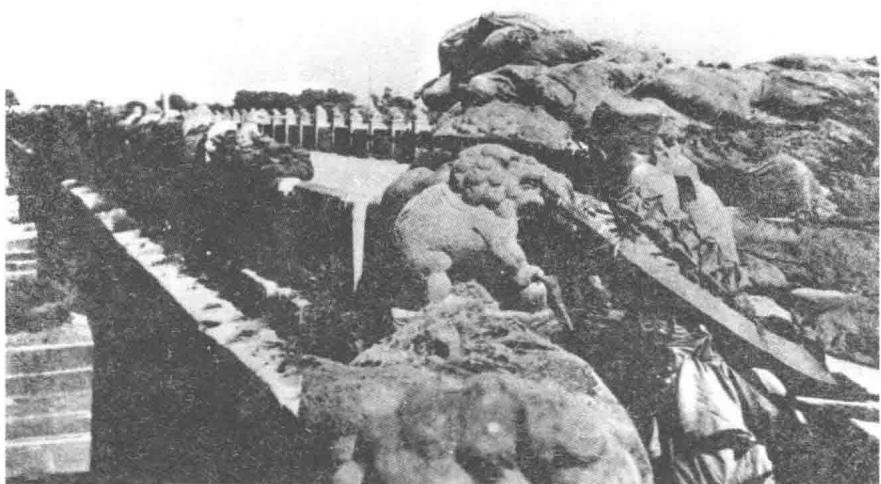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江山如此多娇”，对于华夏子孙而言，锦绣山河承载了我们太多的生命体验，中国人总能在巍峨的大山和雄浑的流水 中寻觅时代的精神，把它融入血液中，铸就坚毅的人格品质。太行山，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跨越华北数省，绵延400多公里；滹沱河，一条古老的河，流经山西、河北，东入大海。千百年来，高山大河养育了中华儿女，也见证了中国历史风云。

河北省会石家庄，滹沱河绕城而过，河之南岸，屹立着一

块石碑，题诗曰：“过了长江与大河，横流数仞绝滹沱。萧王麦饭曾仓卒，回首中天感慨多。”萧王麦饭，说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滹沱河畔的武强县境内征战，期间有冯异向刘秀进麦饭的传说。公元1280年，南宋宰相文天祥以俘虏的身份被押解进京，途径滹沱河，面对奔涌的河水，他感慨良多，从刘秀当年的艰难复国而联想到眼前中原沦丧、光复无望的现实。他既慨叹时运不济，也对失败的历史表达了无奈之情。在《滹沱河二首》的另外一首中，文天祥说“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人。”流水并非无情物，滹沱河固然见证了太多兴废不由人的政治，也经历了太多的杀伐和侵凌，但它从不放弃两岸的人民。它用宽广的胸怀包容世间的沧桑，给失意的人们以心灵慰藉和情感寄托。久而久之，大河便被赋予多种象征，凝聚成一种精神，以文化的方式培育后世子孙不屈的人格和坚毅的品质。

国破山河在，蜿蜒巍峨的太行山也曾见证，奔流不息的滹沱河不会忘记，当历史的车轮来到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次次遭受异族的欺凌，饱受压迫的华夏儿女发出河水般咆哮的声音：“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1937年，喜峰口驻军的大刀向侵略者宣言，觉醒了的中国人不会任人宰割，我们要守护脚下的土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然而，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军备的落后、财力的匮乏都使我们一时失去了与日本侵略者抗衡的实力。就像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对卢沟桥事



卢沟桥上的抗日战士

件之严正声明》（也称“庐山抗战声明”）中所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平津相继失陷后，侵略者以平津为后方，兵分三路：一路沿平汉路（即平汉铁路，相当于现在的京广铁路北京到武昌汉口段）南犯，进窥河南；一路沿津浦路（即今京沪铁路最早通车的一段，从天津到南京浦口）南下，进犯山东；一路则沿平绥路（即今北京到包头的铁路）西犯，进犯晋、察、绥，战略的重点，则是山西。

山西，古晋之地，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山西素有“表里河山”之美誉，又因其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西、南更有黄河天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华北天然堡垒，拱卫陕甘西北之屏障，故又有“华北锁钥”之称。这样的战略要地，总是在战争年代成为交战双方殊死搏斗的竞技场。平津的急速沦陷使得山西仓促间被推上了决战的舞台，这也似乎预示了某种悲壮命运的到来。从战略意义上说，山西是敌我双方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在淞沪会战失利后，即将在山西开展的阻击战对于中国人来说变得尤为重要。对中国军队来说，如果能凭借险要地势，守住山西，则进可威胁华北平原之敌军，退可稳固大后方，确保战略反攻的顺利进行。反之，对于日军来说，对平津地区的占领并非高枕无忧，

经营山西多年的阎锡山晋绥军虎视眈眈；再加上如果要进一步向南侵略，则必须要控制山西。双方的指挥官都清楚山西对于整个战场来说意义重大，只是西方的实力当时相距甚远，凡此种种，都决定了这场战斗将会成为抗日战争史上悲壮的一笔。

1937年10月2日夜，山西首府太原，战事日近的古城万籁俱寂。突然，“砰”的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的宁静，熟睡的人们从朦胧中惊醒，风雨将至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枪声并不能激起人们的好奇，但这半夜之中的枪声很容易就让人想起最近传说的日本鬼子。这肯定和日本鬼子有关，人们想着，又沉沉睡去。次日，一位临阵脱逃的将军被正法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人们一时间群情激奋，对这位“民族败类”的愤恨达到了定点，所有的口诛笔伐都对准了这位将军和他的败绩。作为第一个因为逃跑被枪毙的将军，李服膺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懦夫之名以及种种脏水和谩骂也随之扩散开来，一时间人尽皆言可杀。时间不仅能抚平伤口，还总能涤荡蒙蔽事件的灰尘，还历史以真实。作为战败将领，李服膺或许背负了太多所不应加在他身上的罪过，若干年后甚至有人以“冤案”视之。孰是孰非，还得从李服膺的驻地，位于晋北的天镇说起。

天镇县，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地处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不仅是山西重地大同的门户，也是整个山西阻击日军侵犯的第一线。1937年8



卢沟桥上的二十九军战士

月27日，日军攻克张家口，进逼雁北，危及山西北大门天镇。阎锡山急电李服膺“坚持三天，拒敌西进。”接到电令后，隶属傅作义第七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开始集结部队，于天镇、阳高一线布防。就在第61军进入阵地的第二天，日军就发动了强大的火力攻势。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日军虽然占据了一定的主动，却始终没有突破李服膺的防线。三天下来，李服膺的部队伤亡惨重，渐渐露出了招架不住的迹象。正在此时，第二道电令下来了：“续守三天，掩护大同会战。”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李服膺虽然心里直犯嘀咕，按理说坚守三日的命令我们已经完成了，虽然牺牲了这么多兄弟的生命，但好歹是可以往回撤的。况且，要执行第二道命令的话，肯定是以牺牲更多兄弟为代价的。但本着服从命令的天职，他还是咬咬牙接受了军令，带领疲惫之师坚守天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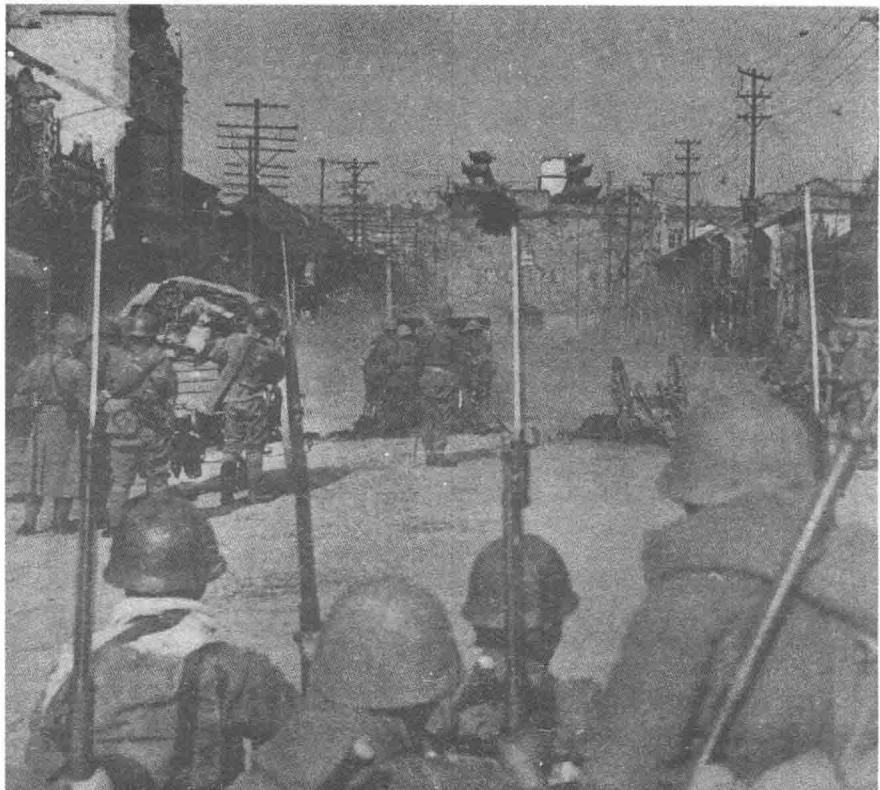
大同会战，是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军首领阎锡山最初的战略设想。为迎击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阎锡山原本打算在大同以东的聚乐堡地区组织一次会战。然而，按照这个战略构想，晋绥军和中央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等都需要赶赴太原集结，短时间内肯定没法完成。因此，在天镇布防的李服膺和他的第六十一军就承担了阻击西进之敌，为部队调动和集结赢取时间的重任。对于任务的重要性，李服膺当然是心知肚明，所以即使是再困难，他也要默默承受。

在接下来的一次次进攻中，日军变本加厉，不但使用了燃

烧弹，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毒气弹。对于这些新式武器，李服膺和他的部队都没有很好的防御措施，所以一仗下来，部队伤亡惨重。战场厮杀，与其说是对肉体的考验，毋宁说是对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验，有些时候，在精神层面上的考验还要更多一些。眼见不断有弟兄殉国，李服膺和他的第61军不但丝毫没有退缩之意，还越战越勇，大有与日寇周旋到底的态势。双方就在天镇僵持不下，转眼又是三天过去了，地狱般的战斗跟随一道电令走向结束。阎锡山电令李服膺“相机撤退”。如果说苦苦支撑的李服膺是以意志力在维持战局的话，在收到电令的那一刻意志力消失的他也就毫不客气，率部连夜从阵地撤出，天镇沦陷。匆匆撤退的李服膺没有想到，这次看似循规蹈矩、奉命而动的撤退给当地的居民，给整个山西乃至全国的抗战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他更没料到，自己居然会为这次撤退丢了性命，背上千古骂名。

或许是由于攻城过程中所遇阻力太大，使得日寇产生了报复心理，日军占领天镇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杀死2200多人，293家绝户。这个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噩耗极大地震惊了全国军民，要求追究天镇失守之责的呼声日益高涨。迫于压力，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彻查此事，务必将责任人解送南京受审，给舆论一个交待。这样的局面是阎锡山始料未及的，命令是自己下的，李服膺是自己的爱将，舍卒保车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很快，李服膺便被送上了由阎锡山领衔的军事法

庭。庭上，阎锡山给李服膺定了两条罪名。一是“天镇防御工事不牢”，确实，作为从1935年就开始经营的防御工事，在日寇面前本可以抵挡一阵子的，谁料这豆腐渣工程一击即溃，怪不得军民会深恶痛绝。“没钱，叫我怎么修工事？”面对这样的指控，李服膺义正词严，阎锡山则有点噤若寒蝉。他当然清楚，当时国民政府划拨的那笔修工事的钱都去了哪里。看来这条罪名不好定，好吧，那就姑且不说这事，“临阵脱逃”这一项罪名不由得你李服膺不认。面对法庭上虎视眈眈的众位审判员，李服膺毫不客气地，“我是奉命行事”，说着就要去掏口袋里的军令电文。这下阎锡山再也坐不住了，立刻制止了李服膺，命人将他带出法庭，以逃跑的罪名连夜处决了他。李服膺便成了替罪的羔羊。李服膺之死，并不是一个人沉冤，还有他所代表的第61军。从此以后，这支军队就背上了耻辱的枷锁，为国人所不齿。据说，当时晋绥军文宣队排演话剧《枪毙李服膺》赴各部演出，以威慑官兵。有一次，文宣队来到由第61军改编而来的陈长捷部演出此剧，有一名叫倪保田的排长情绪激动，跳上戏台，脱下军装指着身上的伤疤对台下不明真相的官兵说：“说老子们不抗战，这身上四五处刀伤枪疤是怎么来的？莫非是狗咬的？”说到动情处，倪保田声嘶力竭，台下官兵哗然。后来，阎锡山怕事态扩大，便下令停演此剧。这段历史就此尘封，而其得以昭雪，则要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李服膺之死，只是忻口抗战的一个小插曲，随后，波澜壮阔的忻口



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

战役才正式拉开帷幕。

天镇一役，日寇尽遣主力，负责攻击的日军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司令官便是日后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还有同为甲级战犯的寺内寿一率领的“华北方面军”序列主力部队第五师团。在夺取天镇后，日寇随即集中主力围攻大同。在敌我实力悬殊显而易见的情况下，阎锡山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的计划，下令放弃大同，集中兵力在内长城一线设防。

万里长城，依山而建，是冷兵器时代中原地区抵御游牧民族的重要防御手段，千百年来始终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象征意义。即使是在飞机大炮横行的近代，长城仍是战术上的一个重要考量因子。从战国时期开始，长城不断营建，一直到明朝，以长城为主的防御体系日渐完善。明朝前期，为了加强北京的防御能力，在其北方修筑了两道长城防线，即内、外长城。内、外长城由北京怀柔县境内的火药山分岔，内长城向西南经河北易县、涞源县、阜平县而入山西省界，经灵丘县、繁峙县至偏关县老营堡柏羊岭，并在此处与外长城相接。外长城西北行经河北省赤城县、张家口市、怀安县而入山西省界，又经天镇县、大同市至偏关县老营堡柏羊岭，同内长城相连。与此对应的是军事上的六座重要关隘，即所谓的“内三关”和“外三关”。这六座关隘都在内长城线上，靠东侧的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称为内三关，靠西侧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关为外三关。这六座关隘彼此互为联动，构成一个整体，成为拱